

我与浦东30年

我的家乡是浦东

■姜德福 文

1990年5月,在东北驻军某部任政治部主任的我,来上海参加一个工作会议。一天在下榻的宾馆里翻看当天的《人民日报》,头版头条的一条新闻,就是报道浦东大开发大开放的消息。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浦东人,自1962年入伍,离开浦东也快有30年了。如今看到家乡即将发生历史性的变化,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当即拔笔在报纸上写下:“家乡在召唤!”尽管我当时身在千里之外的北国,但心系故乡,始终关注着浦东的发展变化。终于在1993年的10月,如愿如偿。一纸调令,把我从东北调回位于五角场的一所军事院校工作,与浦东只有一江之隔。后来,黄浦江上架起了多座桥梁,开通了多条隧道,浦东浦西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了。

打开现在新版的浦东地图,在新起名的碧云路、明月路和云山路、白桦路四路纵横相交的一块地方,就是生我养我的浦东老家——姜家宅,属金桥乡管辖。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,一条“华漕浜”横穿村中,几条小河流把一个宅子分成数个村落。浦东开放开发,这里的农民搬迁到了位于金桥湾的新居里,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城镇居民。为与周边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高档别墅区配套,这个小村庄被改造成了一个集餐饮、经贸、购物、游乐为一体的商业中心。

那时候的金桥乡政府在金桥镇上(不像现在,说是金桥乡,但乡政府所在地却在张桥)。这里的农民祖祖辈辈过着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”的田园生活。浦东开发前的金桥镇,只有一条百把米长的老街。一条马家浜和一条铁路线把老街分为三段。马家浜上有一座石桥,起名金桥,金桥镇由此得名。铁路通小火车,从庆宁寺至川沙,早晚各一个来回,金桥是途经的一个站点,小火车进出站时的汽笛鸣叫,打破了乡

村小镇的寂静。中街相对比较热闹,沿街的两边开出一些店铺,有米店、布店、杂货店和豆腐坊等。每到星期日,是赶集的日子。大清早,周边十里八村的农民在此沿街摆摊,出售一些自家种的农产品或者在河流里捕捞的鱼虾等,换得钱后再从街上买柴油盐酱醋回家。

过去这里不通公交车,农民进城里去,大都是步行至庆宁寺、歇浦路、东昌路等渡口乘轮渡过江到市里。我记得在镇上的陆行中学上学时,得过一次全市的中学生优秀作文奖,在市里领奖后从东昌路渡口步行回家,走到半路走不动了,钻进一个烧砖的窑洞里,就地躺下,到天亮后才爬起来重新走着回校。现在这种景象已不复存在,改革开放使金桥变了样,林立的高楼大厦替代了原先破旧低矮的住宅,中环路高架穿过金桥镇,地铁6号线、9号线一南一北横穿金桥,宏伟的金桥立交桥成了纵横交错连结八方的交通枢纽。

改革开放使我的家乡浦东金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一大批像西门子、贝尔、通用、日立等国际一流企业纷纷落户金桥,在金桥广阔的田野上耸立起一片片现代化的厂房。金桥镇及其周边,商贸大厦、大型超市、别墅楼房比比皆是。浦东开放开发,金桥定位为出口加工区,与陆家嘴金融区、张江高科技园区、外高桥保税区和孙桥现代农业园区齐名。如今,上海浦东金桥正在全力打造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区。

想想蛮有意思,人生好比在画圈,绕了一圈,从起点又回到了原点。30年前,我入伍离开上海的时候,是陆行中学校报《陆行报》的主编,30年后回上海,又在部队的一所院校里任校刊主编。由此感悟到,人的一辈子经历,大概和在中小学念书时打下的基础有很大关系。陆行中学是一座有着70多年历史的老学校,在浦东还是蛮有名气的,2010年被命名为浦东新区实验性示范高中。

回到上海后,还曾遇到过一件有

趣的事情,一次回浦东时竟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

30年前,离开浦东的时候,老家周边都是农田,仅有的一条马路是杨高路,是铺着煤焦的狭窄乡间公路。记得,我到新单位报到安顿下来之后,找同事借了一辆自行车,顺着黄兴路、宁国路一直骑下去,到江边摆渡过去就是歇浦路。凭着旧时的印象,我以为穿过洋泾镇,沿着建平路到杨高路,就能找到家了。

没想到,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,浦东到处成了建筑工地。不仅杨高路拓宽了,而且在浦东大道和杨高路之间又多出了一条宽阔的新马路张杨路。当时还正在建杨浦大桥,在引桥延伸的杨高路和建平路交界处,正在修建罗山路立交桥,周边几公里范围内都封闭起来了。我骑着自行车在那里转了好几圈,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好在我还能说一口“浦东闲话”,找到老乡打听有小庙的姜家宅,总算在一位大娘的指引下,才找到了回家的路。

1994年元旦前夕,近90高龄的邓小平视察浦东,冒着严寒兴致勃勃地登上杨浦大桥。老人家笑吟:“喜看今日路,胜读百年书。”

我领悟小平所说的“今日路”,不仅仅是指的浦东新修的四通八达的高架立交道路,更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,寓意深刻。我以小平的诗句“喜看今日路,胜读百年书”为题,结合浦东开发开放的实践,撰写了一篇学习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会文章,赞颂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精神和革命风格。这篇长达8千字的理论文章在1995年2月13日的《解放军报》全文刊出后,当年就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,并名列全国34篇获奖文章的榜首。

退休后,空闲时间多了,我能常回浦东看看。驻地营门口有一部大桥三线公交车,直通浦东金桥。我会时不时坐上车,在金桥周边走走逛逛,什么也不为,就是走一走,看一看。浦东开发开放这30年的变化太大了,所到之处,已经难觅旧时的踪影,但每一次“回家”都有新变化,新感悟。30年里,浦东发展了,国家强大了,所经历的既有风雨,更有彩虹。



初夏 ■小鹿

意犹未尽

妈妈,让我陪您慢慢变老

■董明 文

一整个上午,我在家坐立难安。终于等来了老爸的电话:“医生看了增强CT,说没什么问题。”一瞬间,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,我不断告诉自己:虚惊一场,老妈一点事儿没有。

今年年初,老妈一直咳嗽,吃了很多药都疗效不大。疫情放缓后,去医院拍了胸部CT,竟发现肺部有小结节且伴随纵膈淋巴结肿大。我瞅着那张报告单,一点不夸张地感到手脚冰凉。赶紧上网百度,更是吓得够呛。找了几个医生,各自说法不一,有建议立即去南京做活检的,有建议先做消炎处理,不必惊慌的。确切结果没出来的那段时间,我做什么都精神恍惚,尤其到了晚上临睡前,总不由自主地竖起耳朵,听一听老妈咳嗽了没有。有一次心情太过紧张,到了凌晨三点还睡意全无。

也是在这段日子里,我才惊觉喧嚷嚷嚷的生活中,自己空出来陪伴老妈的时间少得可怜。平日在上海求学,老妈几乎每天都会发几条消息来关心我的饮食起居。有时候没话说,她就问:闺女在哪呢?配一个两腿通红的微笑表情。久而久之,我看到这

句话就好笑,她老人家还锲而不舍地继续以“尬聊”开场。

自从懂事以来,老妈一直很乐意倾听我的想法,平时沟通的方式更像是地位平等的朋友。读小学的时候,我经常在她床头翻到《读者》《莫愁》这样的鸡汤杂志。老妈本行是会计,也是个文学爱好者。她说没人教她怎么做一个好母亲,只能自己摸索了。摸索的方式虽显笨拙,倒也卓有成效。我的成长之路少了很多惶恐,青春叛逆期也不算长,有了心事总是第一时间与老妈分享。因为我明白家里有一个最靠谱的朋友,一直在。如今,我长大了,这个朋友则日渐苍老,我飞出家乡拥抱了更大的世界。遇到了苦恼,更善于独自消解,处理方式的变化也伴随着与这个“老朋友”的疏离。这并非我的本意,但事实如此,老妈被我冷落了。

等待医院确切结果的那一个星期,我每晚陪老妈出门散步。她抱着那只暖手的大灰鼠玩具,一路上说说笑笑,快乐得像个小孩。逛到小区里的运动区域,她拉着我一起踏步、扭腰、活动肩膀和胳膊,把每一样器材玩了个遍。她穿着红色的外套,气色很好,娇小的身形从背后

看似似乎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。我想起曾在家里相册中翻出的、老妈年轻时的照片:眉清目秀,不加粉饰,是那种天然灵秀的美。而今,她年近五十,有了皱纹和白发;即便心境平和,也已不复往日的青葱窈窕。早在几年前,我便发觉老妈真的老了:她网购时纠结笨拙的神情、大不如前的记忆力、和我争执不下理亏撇起的嘴角,还有越来越热衷于养生和保健……只是潜意识中,我在刻意淡化和逃避这些瞬间。在孩子的视角下,她曾经是多么光彩夺目、无所不知的形象,我内心有个小人哭闹着、紧抓着不愿松手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我带着一丝怅然,竟还有一丝欣喜,渐渐明白,即将是我保护她的时候了。其实,我和老妈的性格是不太一样的。她习惯了过度包容、过于为他人着想,但我不是。不知道是代际的关系,还是互补的个性,在我看似随和的外表下,其实藏着一颗不太温顺的心: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;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。以前,老妈还会劝阻,吃亏是福。我尊重她的想法,但那不属于我的坐标系。这些年,她似乎理解了一些,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行扭转。只宽慰说:“如果你快乐,

就这么去做吧。”

回首往事,我的老妈和许多中国式父母一样,虽然满腔无私付出的热情,但在与子女的相处中,时常羞涩于直白地表达爱意。她很少表扬我,更多的是指出我哪些地方有改进的余地:比如房间的卫生死角必须认真打扫;衣服要分类放入洗衣机;要有归类收纳的意识,将家里的物品摆放得井井有条;甚至厨房里各类不同大小、形状、花色的碗碟、茶杯、器皿,都有颇为严苛的使用规矩……起初,我很不耐烦她这一套繁冗的要求,化繁为简,多省事儿。可是,潜移默化中,我越来越认同老妈管理家务的才能。在平淡的日子里,活出一份普通人的精致与从容,这的确是天赋、是本事。我曾跟她调侃:“我现在身上有一部分,越来越像您老人家了。可是,您当年也不必总以批评的口吻,来对待我吧。我一度都被您责备得怀疑人生了。”她直乐呵,用招牌型的“耍赖”笑容回击道:“哟,我瞅着你不是自信得很嘛!”

或许,每一个生命个体都需要成长的过程吧。我对老妈“一味纠错,缺乏鼓励”的教育方式,的确心存委屈过。正如我不是一个完美的小孩,她也不必做一个完美的母亲。更何况,她是全心全意爱我的,批评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变得更好。这听起来似乎是个烂大街的理由,但事实往往就是如此朴实无华。

犹记得在我十岁之前,她一直假扮圣诞老人,在平安夜当晚,趁我熟睡时到床头放上精心准备的礼物与贺卡。并以圣诞老人的口吻写信,表扬我一直是个乖巧懂事的好孩子。第二天一早,我会无比兴奋地分享这份喜悦,她的演技真堪比奥斯卡影后,多年来一直让人深信不疑。直到今天,我依旧十分怀念,那些年在激动中入睡的平安夜,以及那个在班上向同学们不停证明:世界上确实存在圣诞老人的天真女孩。记忆深处一个又一个片段,纷沓至来,如同风中的花瓣,飘扬着,盘旋着。在明媚的阳光下,柔声吟唱着一首永不老去的歌。

又是一个暮春的夜晚,我再次陪老妈下楼散步。如今拿到了确诊报告,我们心里踏实了许多。我问她:“如果真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,你怕不怕?”她淡然地点头,说:“最怕的是,如果我病了,你怎么办呢?”蓦地,我心中一酸,眼泪几欲夺眶而出。即便内心汹涌,话到嘴边,却是玩世不恭的一句:“你不要操心太多啦。”原来,不止老妈,我也是个不善表达的人呢。

“看,好美的月色!”我岔开话题,遥手一指。一轮皓月宛若银盘悬于天边,在墨绿的树影间撒下一地清辉。那一瞬,似乎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。我微闭双眼,悄然感念:多好,往后余生,我们母女还有大把的时间,可以挥霍。妈妈,让我陪您慢慢变老!